

從知識體現到走讀體驗的教育型態探討： 以國立臺灣博物館 「日安，台北之城（晨）」與 「走眺青春，未來特有種！」為例

Exploring Modes of Education: From Embodied Knowledge to Walking Tour Learning Experience, with Examples of a Series of National Taiwan Museum's Activity

呂惠慈 | 國立臺灣博物館教育推廣組

Lu, Hui-Chih | Education Department, National Taiwan Museum

黃星達 | 國立臺灣博物館教育推廣組

Huang, Sing-Da | Education Department, National Taiwan Museum

一、序曲：在博物館撒下教育的種籽

「活到老，學到老。」是多數人琅琅上口的一句話，在環境快速變遷及未來社會持續變動的挑戰中，不只要終身學習，更要適應教育與學習型態變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簡稱UNESCO）於2015年舉辦世界教育論壇所發表的「仁川宣言」（Incheon Declaration）：「實現包容和公平的優質教育，讓全民終身享有學習機會」，訂

定2030年之教育願景¹，強化終身學習理念；終身教育學習從1970年代起逐漸受國際間的重視，更持續影響著當代價值觀，國內近年積極推動與生活情境緊密連結的108新課綱、核心素養，也以培養「終身學習者」為目標²。

終身學習不僅包含時間性概念（lifelong），它還包括全面學習（lifewide）、成為全民共享（learning

¹ 2030年教育：仁川宣言和行動框架實踐可持續發展目標（2015）。UNESCO網站。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45656_chi

² 12年國教課程綱要——108課綱重點。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8課綱資訊網。<https://12basic.edu.tw/12about-3-1.php>

for all) 之意涵；學習可能發生在各種大眾真實生活的環境與情境，不限制於正規教育體系內。可提供各年齡層非制式教育服務的博物館，在 1997 年於德國漢堡所舉行的第五屆國際成人教育會議，被視為具有激發群眾好奇心和提供非正式學習體驗的教育角色，甚且特別強調其改革和創新的潛力，使博物館從傳統功能擴展至終身學習機構，能夠進一步對跨文化理解、全球發展與和平做出貢獻。

國際博物館協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簡稱 ICOM) 將 2022 年博物館日主題訂為「博物館的力量 (The power of Museums)」，「教育」被涵蓋其中作為博物館的重要力量。事實上，博物館作為教育機構的萌芽階段，或可溯及西元 18 世紀至 1920 年代、公共博物館設立之後，並且最早是以學生為主要對象，再擴及成人及其他民眾；隨著民眾的需求與社會的變遷，被視為終身學習場域的博物館，透過提供觀眾多元的學習經驗，以增進公眾對不同文化與社會的理解和詮釋 (Hein, 1998；轉引自陳麗淑等人，2020)。可知博物館教育推廣應著重多元的學習途徑，並在知識體系的架構中展現全面性的教育能量。

終身教育或社會教育的議題一向沒有侷限，博物館善用自身資源結合多元的議題，與學校教育或其他制式教育相輔相成，近年在疫情的衝擊下，多

座博物館教育型態更強化線上推展，本文以 2020 年至 2021 年國立臺灣博物館（簡稱臺博館）辦理走讀臺灣活動為例，希冀透過教育活動的規劃、執行與分析，進一步引發大眾思考博物館教育的屬性、獨特性與未來性。

二、以教育之名踏入走讀的路徑

「走讀臺灣」係文化部提倡全民閱讀風氣之系列計畫，以臺灣為範疇、閱讀為型態，臺博館 2020 年「走讀臺灣」計畫名稱為「日安，台北之城（晨）」，用臺博系統在舊臺北城區之地理位置與歷史脈絡為概念範疇，以「台北城都演變」、「飲食文化交流」、「博物館解密」、「採集自然之旅」等四大取徑，打造感官漫遊台北時空及現代知識啟蒙之旅³。2021 年計畫名稱為「走眺青春，未來特有一種！」以臺博館推展自然史、重視臺灣特有一種的任務作為定名主軸，連結過去至未來的生活情事為關懷軸心，探討民生必需（如食衣住行育樂）的世代變遷，細細品嚐現代化知識啟發到在地化的過程，培養民眾珍視周遭環境及臺灣人文風土的情懷，同時亦打造永續物種議題出發之走讀路徑⁴。此兩系列活動本質與教育脫離不了關係，為能深入探討博物館與教育之間的連動思考，文始先行理解教育主體，進而探討介面推展與型態鏈結層面：

3 利用攝影作品《台北之晨》概念為起始、輔以昔日地圖、手繪街景，藉由「唱遊台北」、「旅圖臺博」、「祕探臺博」等實際走讀過程所見、所聽、所嚐，提示民眾省思城市的形塑。另，為使民眾更親近博物館，走讀活動「重見台北」場次商請走讀講師以台語進行解說，不同路線目標族群設定亦廣佈親子家庭、青壯年及樂活族群，其中臺博館與植物園的民族植物之旅、芝山文化生態綠園，與參與學員一同「出發探險」並細細「聆聽自然」。再於東南亞飲食文化街「嚐嚐台北」，分別感受人群、植物的家鄉、異鄉，對日常生活的意義，加強地方文化特色親身體驗與多元文化交流的實際瞭解。

4 「品臺味」追尋臺灣昔日在地美食，爬梳日本時期飲食文化中的青年才子藝文交際及國家政權背景；「育青春」摻入各世代共有的校園制服文化記憶，走讀日本時代工業學校校園及校外參觀的博物館景點，從而認識新式教育的引入與時代青年之孕育。「神之所」及「阮e公園」以時空轉換下的公共空間，從信仰、娛樂等功能轉換及地景流變省思空間的意義。「山行者」跟著專家一起抽絲剝繭「造山」線索，觀察寶島面貌；「有種未來」在直面土地及未來的期待下，以推廣生物多樣性、物種保育為目標。

(一) 理解與定義：博物館的教育主體

教育除了讓個體透過學習增進外在環境互動與人格成長等知識，亦涉及學習者被引導而發揮個人潛在之可能性。在非正式教育領域上，關注著學習者自我意識與感官體驗的發展，比起機械式訓練、填鴨式知識灌輸，更強調使資訊輸入要能夠刺激學習者或學習者能夠加以轉化此一過程。博物館教育重視個人自我實現與發展，從博物館取得的訊息，透過整合、內化，體驗新的經驗、產生新的感受力，進而使得從博物館習得的知識能被活用（ICOFOM, 2010；張婉真譯）。對照博物館作為教育現場，博物館重視每一個個體與博物館意欲呈現知識內涵之間的互動或交流狀態，不論參與者的先備經驗為何，都能與博物館提供的能量有當下的碰撞與激盪，博物館教育並未有過多既定的限制，反而抱持著更開放的態度面對每一位學習者。

博物館的觀眾伴隨著參與過程的經歷，多具有對不同事物的好奇心、想像與實際體驗等學習的欲望，也證實了博物館的環境很容易為個人帶來知覺感受及經驗體驗，足以透過產生意義及理解而創造有力的學習；也正因博物館非正式教育、自由選擇學習的屬性，博物館教育的特質更偏向以學習者為中心，視學習者為意義創造者。當我們亦希冀透過博物館經驗促進自我導向學習時，博物館教育活動學習目標不能僅限定在班哲明·布倫（Benjamin Bloom）等人區分教育的三目標（1956）：認知領域、技能領域及情意領域，因其無法反映學習過程的互

動經驗、彼此間更多相互作用以及可能牽涉的關鍵要素（John H. Falk & Lynn D. Dierking, 2001；林潔盈等譯）。不侷限在典藏展示的博物館走讀更是如此，戶外實體空間在個人脈絡之外，賦予更寬闊的社會脈絡及環境脈絡。

臺博館走讀臺灣活動即設定於實際或曾經生活的場所，參與觀眾更易投射個人記憶、情感或觀感，而產生不一樣的學習效益或後續學習動機，在回饋參與心得上亦有更顯著的差異。2020 年臺博館「旅圖臺博」⁵ 走讀臺灣活動，採取先於室內由講師示範繪圖及重點講解臺博館周遭古蹟或歷史建築風格，再實際循著走讀路線沿途近距離欣賞在建築景觀上留存的痕跡與美學特色，學員普遍可自發性、立即性地將室內課講師剖析要素及個人試繪，與親眼所見實物互作驗證。2021 年臺博館「育青春」⁶ 走讀臺灣活動，為進一步增加學員感官體驗強度，藉由重新詮釋學生校園生活、體操演練等多面向立體記憶，將互動式戲劇表演穿插於臺北科技大學與臺博館走讀導覽過程中；陳姓學員在活動後問卷調查上寫道：「因為參與活動才有機會跟著講師逛校園，細數日治時期學生們的青春夢……校園建築中還可以看到戰後美援的種種痕跡！凡此種種都超越原訂『育青春』的規劃，也遠遠超出作為台灣人的我對於自己土地的瞭解！」署名如如學員則認為「當時台灣先人的讀書環境及生活文化活靈活現地呈現在眼前」，藉由互動戲劇表演串聯起的走讀路線，學員們踴躍發問及進行討論，並更樂於與並不

⁵ 走讀文本：《圖說清代台北城》、《圖說日治台北城》；導覽講師：徐逸鴻（為文本作者及繪圖者）；走讀路徑則以室內示範課為起始，依序途經臺博館古生物館、臺博館本館、國家攝影文化中心（大阪商船株式會社臺北出張所）、北門郵局，並於北門眺望臺博館鐵道部園區為終點站。

⁶ 走讀文本：《躍動的青春：日治臺灣的學生生活》、《臺灣學通訊——少年福爾摩沙-1920' 躍動的青春》（特刊3號）；導覽講師：鄭麗玲（為前書作者並擔任後者專刊主編）；互動式戲劇表演由瓦巫劇場演出。走讀路徑以臺北科技大學舊時光巡禮為前半段重點，後半段則來到昔日學生校外參觀、學生運動比賽經常造訪的臺博館與新公園。



圖1 走讀臺灣「旅圖臺博」路徑以「博物館解密」為主軸切入，講師引領從臺博館作為起頭，串接臺北城區街邊古蹟或歷史建物之美學價值

相識的其他學員分享心得或個人生命故事，更可見當走讀活動有效提高共鳴感或學習興趣時，一方面能增加參與度，另一方面也有機會從以學習者為中心再拓展為學習社群的互動學習。

當我們試著理解教育本質，並企圖定義學習者參與博物館事務的過程，我們一定會發現博物館中的教育範疇充滿無限的可能，在強調真實的博物中往未知的想像持續前進並永續發展著。王嵩山（2011，頁 2-3）在〈臺灣的博物館與博物館學：導論〉引述英國博物館學會（Museums Association）所草擬「建立二十一世紀卓越博物館的宣言」⁷，直指「廣義的博物館是科學與藝術普及教育或終身學習的中心，是公民與社區的空間（museums as civic and community spaces），是社會變遷與促進文



圖2 走讀臺灣「育青春」路徑以「新式教育」為探尋起點，互動式戲劇表演串起臺北科技大學市定古蹟紅樓、歷史建物大川堂與戰後校舍等，並再現臺北工業學校重視實作教育，以及學生活躍的體育活動和學寮生活（本活動由臺北科技大學協辦並提供場地等協作）

⁷ NMDC. (2004). Manifesto for museums: Building outstanding museums for the 21st century. UK: National Museum Directors' Conference.



圖3 走讀臺灣「育青春」路徑最後一站為臺博館本館前階梯，見證日本時期臺北工業學校學生到當時博物館參觀的身影（如圖中志工手持照片為學生們騎著腳踏車在新公園舊火車頭展示處前合照）



圖4 走讀臺灣「山行者」路徑規劃方式，以符合臺博館出版《黃金山城地質趣》為深入地方知性行旅推廣教育之宗旨，使參與者能實地觸摸常見岩石、觀察礦床構造，甚至感受腳下數公噸黃金的存在（郭元興 攝）

化理解的機構（museums as agents for social change and promoting 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典藏人類文化遺產的博物館是創造力的觸媒（museum as catalysts for creativity），是旅遊與觀光的關鍵夥伴（partners in travel and tourism），也是文化研究與創新（research and renovation）事業中重要的一環⁸，在這裡得以察覺博物館無法脫離真實世界，並在今日被賦予催化人、社會、環境之間相互對話理解及永續發展的責任。

（二）詮釋與實踐：博物館的推展介面

教育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強調知識獲得需從「做中學」的實踐開始，並且不止於字面上實作的意涵，係為結合經驗、知覺、認知與行為的統合學習方式，更是一種主動探索與發現的學習歷程；海恩教授（George E. Hein, 2004）進一步探討杜威教育理念與博物館關聯時，總結當代博物館的挑戰為

藉由整合、連結學習者先前經驗並加以挑戰、培育討論風氣，使學習者對議題產生興趣，並提供於博物館外真實世界之應用或相關思考。博物館教育推廣最基本原則為學習者自發地從真實世界中連結與意義建構，就海恩教授（1991）所整理出的建構主義學習原則⁸，其中應用於博物館走讀活動時，可著重(1)學習者使用感官體驗世界、(2)提供學習者手腦併用的學習體驗、(3)在過程中加強對話及與社會互動、(4)學習需依憑藉真實脈絡及先前知識、(5)重視吸引學習的動機等五點。亦即博物館在有意識地進行文化脈絡的建構，而後結合學習者的經驗與記憶，順勢推連至學習者長遠對於領域的詮釋與發展，如以走讀臺灣活動的設計為例，亦即透過博物館建構真實場景或歷史脈絡予學習者，進一步連結浩瀚無涯的閱讀知識，成就學習者經驗、記憶、想像整合之推展介面。

⁸ (1) 學習是學習者使用感官輸入和將其建構出意義的主動過程；(2) 人們從學習中學會學習：學習包括建構意義和建構意義的體系；(3) 建構意義的重要活動是心理層面的；(4) 學習涉及語言；(5) 學習是一種社會活動；(6) 學習是具脈絡性的；(7) 人們需要知識方能學習；(8) 學習需要花費時間；(9) 動機是學習的關鍵要素。Hein, G. E. 原著 (1997)。建構主義者的博物館學習理論（林彩岫譯）。博物館學季刊，11 (4)，27-30。譯自1996年出版 Constructivist Learning Theory. Developing Museum Exhibitions for Lifelong Learning。

如 2021 年臺博館「山行者」⁹，對於學員來說是耳熟能詳的觀光景點，但採模擬野外初步探查形式，由學員實際操作地質槌、礦石觀察放大鏡，並重新認識金瓜石礦床地質及地形景觀；此一學習歷程中，學員能汲取的資訊不止是文本知識、探勘實作方式，尚包含環境脈絡（如窺探自然環境中的礦脈礦體、踏進因著採礦歷史背景而興建的九份福山宮、觀察金瓜石勸濟堂內收藏的礦石），以及講師本人在地探勘的厚實經驗。可以說臺博館的走讀臺灣活動注重的不是完整呈現一本書的內容，而是如何以感官體驗引起學員的好奇與興趣，催生情緒感受及經驗記憶。臺博館的地學研究資源或成果，以這種不受空間及傳統展示拘束呈現在學員面前，同時製造了走讀文本、走讀地點及臺博館的三者連結，且此一連結在學員心中可望能保有後續發酵效益：當學員日後再次造訪臺博館、金瓜石或閱讀《黃金山城地質趣》時，將伴隨著此次走讀的收穫、經驗或感受。

參與同一場次走讀活動的學員，會因為個人感知與經驗記憶的差異，內化知識及各自所建構的意義也會有所不同，據殷寶寧（2012）回顧觀眾研究及博物館經驗的相關研究文獻，博物館回應「學習者乃是為自身建構知識與意義」的趨勢為提出多樣、高互動、強調參與及樂趣的展示與教育活動，甚至於凸顯個別經驗更勝於教育目的。當焦點關注



圖5 金瓜石勸濟堂不僅是地方重要信仰中心，還收藏有當地野外採集的重晶石，講師說明重晶石與富金包間的關係及形成原因（郭元興 攝）

於參觀者本身時，博物館可被視為「一個開放的作品（an open work）」，觀眾憑藉個人選擇性的體驗、所屬關聯、偏好及自我認同（或無意識的文化包袱，cultural baggage），進行自主詮釋，始終留空的博物館才得以在此刻完整（Theopisti Stylianou-Lambert, 2010）。

臺博館走讀臺灣活動重視民眾參與及互動，因此提供多樣接觸選讀文本或分享閱讀心得的機會，鼓勵民眾以不同形式參與閱讀。2019 至 2020 年皆邀請走讀講師撰寫書評、公開徵求實際走讀或讀書心得之徵稿活動，係提升閱讀風氣的一種作為，亦是將話筒交予更廣大的觀眾群，撰寫反饋心得過程參與者可能會摻入與現實生活、先前經驗的連結，為個人經反思或反省下的產物¹⁰。至 2021 年，臺博

⁹ 走讀文本：《黃金山城地質趣》；導覽講師：方建能（為臺博館研究人員及文本作者群之一）；走讀路徑主要為九份小金瓜礦體與金瓜石本山礦體踏勘，並包含黃金瀑布及陰陽海相關解說。

¹⁰ 如恰好選讀到同一本《古地圖看台北》，一位觀眾想起「爸爸曾說，我們住的松山區，儘管現在繁華熱鬧，以前可都是一片一片的農田，對於千禧年後出生的我來說完全無法想像，但在看了地圖的對比之後，發現時間改變了地區的面貌」（李妮語）；另一位觀眾「看著書中一張張地圖，是經濟繁榮的流轉，也是人事情景的變遷。這讓我想起了一個鄰居講過的老故事，說附近曾有個家族擁有許多地產，卻也因為這樣，『地』成為了那家炫耀地位的物品。其中一位不受寵的大伯，被分到了一塊偏遠的地，總是要在艱陽下走好幾個小時才能到達那塊田地。但好玩的是，最後那塊田成了信義區」（Abby Chou）；還有一位參與觀眾則是提出閱讀時的疑惑：「其中最讓我感到詫異的是，為什麼清代畫出來的台灣地圖東邊居然在上。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用意？我特別上網查了一下，比較中意兩種說法：（1）從中國內陸那個角度看，本來就是自西向東看，因此而畫成這樣；（2）也有可能是故意屏除東部這個根本沒什麼人會去的地方（那時候），總之看了這本書讓我認識各朝代各種地圖的風格，並重思為什麼會是這樣？為什麼會是這種呈現方式」（涂傳恩）。



圖6 走讀臺灣延伸活動「讀角椅」，主要概念為在閱讀椅上提供書本，供民眾一邊閱讀一邊聆聽音檔；於博物館與文化場域營造邀請閱讀、不分場所皆可沉浸閱讀的氛圍，重新給予閱讀空間的不同定義



圖7 圖左為臺博館鐵道部園區廳舍2樓走廊角落、圖右則為臺北記憶倉庫騎樓，「讀角椅」分別利用前者鐵路客車座椅休息區設置、後者具山林資源產業運輸歷史淵源，藉以融合書本設計專屬的場景布置，以及由文本所發想的情節音檔

館為創造閱讀體驗方式的多樣性、拓展不一樣的受眾群，打造周邊衍伸活動——「讀角椅」：此一活動於臺博館鐵道部園區、臺北記憶倉庫及撫臺街洋樓同時擺放可供閱讀的椅子，每張椅子的配置皆配合閱讀文本及放置地點，另加場景設計，以及可連結該出版品發想的故事音檔。每個故事音檔本身約3至5分鐘，述說的並非出版品簡介、亦非文本內容主題，主角旁白與背景聲營造的是情境、也是暗藏歡迎眾人將文本再詮釋與再想像，甚至再延伸創造的開放作品¹¹。

(三) 創造與再思：博物館的型態鏈結

「走讀臺灣」以「文本」結合「走讀文化路徑」之概念，與文化部2016年以來引進歐洲文化路徑(Cultural Route)¹²模式並持續計畫「打造臺灣文化路徑」¹³有關，這兩種型態很容易在參照過程中產

生鏈結或延伸，2019年走讀臺灣活動起跑官方新聞稿提及「茶文化路徑走讀坪林茶鄉」活動巧妙扣合正推動的文化路徑計畫¹⁴，可能原因有(1)現階段臺灣「文化路徑」推動重點初步以產業文化體系為切入點(劉銓芝，2021)，而走讀路徑可涵蓋產業文化主題；(2)又或可歸因為臺灣初期對文化路徑的探討與想像，聚焦在「藉由發掘歷史脈絡，加以深化、再造文化，以敘事主題串聯起被切割的單點文化資產與文化景觀」¹⁵，以及(3)文化路徑「能透過實際走訪、活動體驗、文化觀光走入民眾日常生活」的應用¹⁶，皆和走讀臺灣活動實施型態有著難以忽視的相似之處。

然而，隨著文化路徑近年在臺灣討論與推動的逐漸積累，「文化路徑」與「走讀臺灣」兩種型態的差異性已被凸顯出來¹⁷，走讀臺灣亦不再直接與文化路徑鏈結，而以更精準的走讀路徑或主題路徑

-
- 11 「讀角椅」音檔故事除於臺博館及附近文化場域可實體體驗外，亦延伸應用在「線上朗誦會」，另設置第4個音檔，以臺博館《雲之獸：來自遠古的守護者》博物館館員及雲豹先生角色為雛形，使用臉書聊天機器人透過自動訊息發送，帶領使用者進入朗誦會氛圍、引導其從中選擇聆聽其他3個音檔，隨不同故事腳本支線互動，從中可初步觀察使用者的閱讀取向與偏好。
- 12 劉銓芝(2021)指出在歐洲文化路徑誕生之前，德國已先以「旅遊之路」、「主題之路」發展出線性文化觀光的概念，而後陸續有歐洲理事會(The Council of Europe) 1987年正式實施的歐洲文化路徑計畫(Cultural Routes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Programme)及國際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onuments and Sites) 2008年通過的《文化路徑憲章》(The ICOMOS Charter on Cultural Routes)，使跨國／大尺度跨域的文化路徑成為一種特殊的、動態的文化景觀及文化資產，肩負著凝聚文化認同或歐洲共識、文化體驗、文化推廣及觀光的重要使命。
- 13 文化部除臺灣文化路徑整合行銷、臺灣文化路徑願景工作坊、臺灣文化路徑整合平臺建置推動等計畫；自2017年至2022年間，每年施政計畫皆可見「打造臺灣文化路徑」此項施政目標，但目標方向隨推動情形而略有調整，從最初側重結合文化設施及文化觀光的主題式路徑，中期結合空間、故事、教育、科技等以呈顯臺灣歷史文化脈絡，並強調由下而上及整合地方、觀光資源等的協力機制，再到2022年以文資保存切入，「注重路徑空間範圍內有形與無形的文化資產保存，凝聚與之關聯的集體記憶」。文化部政府資訊公開。https://www.moc.gov.tw/informationlist_285.html
- 14 2019世界閱讀日 啟動記者會 文化部長鄭麗君、晴天P莉帶隊 超過100場走讀活動全臺開跑(2019/4/17)。文化部網站。https://www.moc.gov.tw/information_250_98407.html
- 15 文化部2019年「推動台灣文化路徑願景工作坊」補助計畫審議結論。<https://reurl.cc/M0OgqX>
- 16 「臺灣文化路徑交流會」探討臺灣文化路徑的多元想像與實踐(2018/12/24)。文化部網站。https://www.moc.gov.tw/information_250_95825.html
- 17 首先，文化路徑不能只是一條「路徑」，因連結更大的網路之中(如週遭相關人、事、物及文化資產、地域景觀)，具有動態的多面向交流、相互影響性，而成為「永續發展的生命有機體」，同註16；其次，文化治理及文化保存串聯工作為文化路徑提出的源頭，因此一個完整的經營運作機制或整合平臺不可缺少。林曉薇(2021)另延伸《文化路徑憲章》整理出文化路徑共通具備的5項特質元素：(1)跨文化整體意義及脈絡；(2)包含有形及無形元素展現文化與環境交流的內容及場域、(3)提供情感認同、溝通傳承及文化交流、成長轉變的動態特徵；(4)具備文化資產監督管理及協力組織的經營運作；(5)具備遊客服務設施、交通串聯及吸引力的文化觀光。

取代¹⁸。但走讀臺灣或可作為「臺灣文化路徑」前期（場所點）試點或各種有助認知特色文化主題凝聚的參考；反之，亦可向文化路徑「連結歷史場所、人與生活的當代性及文化交流，以一個整合的新面向去看待數個相關的文化資產，有助於建立地方形象及社群認同」（林曉薇，2021，頁28）取經，作為規劃或評估指標之一。

博物館在閱讀文本結合場域路徑的推廣型態中，肩負整合與引導的角色，透過博物館本身典藏或主軸發展出的相關議題與自身資源能量、知識體系，規劃多元的活動。如臺博館2020年「嚐嚐台北」¹⁹及2021年「神之所」²⁰走讀臺灣活動為例，前者走讀路徑為中和華新街在地菜市場、小吃飲食店與雜貨店，由臺博館緬甸籍新住民大使開場介紹緬甸華僑移入的歷史背景，家鄉食材的引進，逐漸發展成南洋觀光美食街；講師則接力帶領學員來到菜市場傳統攤販前、飲食店「尋寶」，尋的是植物如何被運用在日常生活和東南亞料理中，獲得的寶藏不只是現場對植物的觀察及特性的實際認識，更對東南亞文化融入臺灣文化且多樣的適應力、地方特色形象，有進一步的了解。後者串聯西門、圓山地區（西本願寺、圓山公園、臨濟護國禪寺等處）在不同時期作為信仰空間、民生生活及文化資產保存用途的演變及經歷過的興建、拆遷、重建等歷史過程，觸動了參與者的生命記憶，並使之對臺灣文化有更深層的認同感，如學員周小姐在問卷調查寫道：「西本願寺所在地是我成長的地方，但認識和了解它卻是這幾年的事；臨濟宗護國禪寺更是第一

次參訪。走在這一幢幢建築物和古蹟中，彷彿和過去歷史交會著……要不是有各種不同型態的走讀活動如火如荼地展開，那我真是愧對生養我的這塊土地」。臺博館從自身關注臺灣在地歷史與文化資產以及長期關注東南亞文化的角度，從館所本身延伸至更多相關的面向，讓博物館的主體可能性拓展，也擴展參與博物館活動的民眾視野與經驗。



圖8 走讀臺灣「嚐嚐台北」走踏聚集許多緬甸華僑的中和華新街，圖上為傳統市場路邊傳統攤販、圖下則為曼第一雜貨店：在菜市場裡才聽聞講師介紹羅望子等植物，下一刻便能於商店一嚐具東南亞飲食文化的羅望子果汁

¹⁸ 423世界閱讀日 文化部【走讀臺灣】線上起跑！Let's 讀 it！（2020/4/23）。文化部網站。https://www.moc.gov.tw/information_250_110238.html

¹⁹ 走讀文本：《舌尖上的東協——東南亞美食與蔬果植物誌：既熟悉又陌生，那些悄然融入台灣土地的南洋植物與料理》；導覽講師：胖胖樹 王瑞閔（為該書作者）。

²⁰ 走讀文本：《臺北歷史・空間・建築：新莊、艋舺、西門、大龍峒、圓山、劍潭》；導覽講師：王惠君（為該書作者）。

三、從走讀臺灣思考博物館教育推廣類型的延伸性

臺博館以自身所在區域歷史及自然史教育推廣，作為活動規畫主軸，試圖跳脫館所空間、走進社會與人群之間，並搭配全民體驗學習與跨媒介的活動型態，回應博物館成為終身學習的場域、凝聚文化認同的途徑、成為地域發展的助力：

(一) 踏查體驗：從文本閱讀到脈絡走讀

許多單位響應世界閱讀日，多採取展示或以出版品為中心的故事表演、講座、市集方式進行。2019 年文化部展開的「走讀臺灣」計畫，除了地方政府、圖書館及獨立書店，並首次加入博物館館所，「一同規劃融入各地特色的行腳路線，讓參與者在過程中體驗文史地景的今昔對照，並對相關書籍引發興趣」²¹，旨在打造具有臺灣特色的閱讀文化，主軸為以「文本」²²結合「走讀文化路徑」之閱讀體驗推廣。

可知參與者不再以單向角度汲取文本，搭配領路人的實景解說，串起閱讀文本與實際人文與環境的關聯。2020 年接續的「走讀臺灣」，路徑除了從走訪「自然地景／景點／節慶活動」拓展為「文史／藝術／產業文化／生態科學／社會關懷或文化平權」五大主題，並透過出版品作者、熟悉文本之專家或在地文史工作者擔任導覽員，提升閱讀內容的深度。



圖9 「重見台北」走讀路徑使用文本，雖設計有步行和騎乘自行車兩種路線圖供讀者自行參照各章節內容走訪，但本次走讀活動將臺博館包含在內，又串起了另一條新路線（畫面對街即1917年落成臺北消防組詰所舊址）

舉臺博館 2020 年、2021 年分別辦理「重見台北」²³、「阮e公園」²⁴的走讀臺灣活動為例，前者搭配講師書中手繪古蹟原貌建築復原圖版，從北門、撫臺街洋樓為起始，一一細數日本時期本町通（今重慶南路）街景建築的前世今生與人文軼事，末段以臺博館、台北放送局（今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為結尾；後者則從建功神社原址、台北植物園中的欽差行臺開端，途中特地取道日本時期都市規劃的公園道、經過臺博館所在的 228 公園隨處可見各種歷史痕跡與公園設施（諸如放送局、紀念碑及防災設備）；最後來到前身為墓地，如今卻可見鳥居及岳飛銅像等多種文化標誌處於同一時空的林森公園。

²¹ 2019 世界閱讀日 啟動記者會 文化部長鄭麗君、晴天 P 莉帶隊 超過 100 場走讀活動全臺開跑 (2019/4/17)。文化部網站。
https://www.moc.gov.tw/information_250_98407.html

²² 這裡的文本可包含但不限紙本圖文作品、電子書、跨界改編之影視音作品等。

²³ 走讀文本：《臺北城：城內篇：你不知道的老建築、古早味 60 選》；導覽講師：魚夫（為該書作者）。

²⁴ 走讀文本：《公園地景百年流轉：都市計畫下的臺北，邁向現代文明的常民生活史》；導覽講師：林芬郁（為該書作者）。



圖 10 當「阮e公園」走讀路徑——指出公園空間在都市計畫、都市生活以及信仰、娛樂等功能轉變的痕跡，現場的參與者更能以不同眼光重新檢視習以為常的休憩場所

一般書籍都採章節編排，因書寫的侷限或可能因讀者閱讀習慣，不免有割裂式或破碎的閱讀產生，如前述兩場走讀臺灣所使用的文本主要係依古蹟、歷史建物、公園分別獨立論述，讀者如未深入理解或加以消化，較難掌握整體脈絡。走動式閱讀有利於習得或內化文本脈絡者，大致有 3 點：(1) 因路徑主題，預先擇選文本段落和考量地理環境的路線設計，時空演變或不同剖面得以並置、串聯；(2) 加上學員和講師因觸目所及而引發的問答或對談，可能為單純文本閱讀時無法提供或解惑的；(3) 經由走讀活動創造的「臨場」記憶、多重體感認知，更貼近實際生活的情景，有助於個人的情感連結。綜合以上走讀所習得或內化的文本脈絡，即便無法容納完整閱讀文本內容，但可預期將帶來更深刻或立體的感受。

(二) 跨域饗宴：從專門知識體到知識集合體

徒步導覽在臺灣並非新鮮事，早在 1970 年代已出現，並自 1980、1990 年代持續發展至今，一般給人說故事、傳遞知識的印象，但隨著愈趨突顯地方特色或真實性、主題變得多樣化，導覽像是一場戶外講座、看一場街頭劇場，甚至作為一種文化教育、社會參與（台北城市散步，2017）。走讀兼具一般戶外導覽基本特徵，但外顯差異在於走讀以閱讀文本、閱讀體驗為核心，不拘形式地融入走讀過程後，使得民眾確知走過地點與文本的關聯處，並引發閱讀的興趣。

就博物館而言，作為一個蘊藏豐厚教育資源的場所，本就具有連結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不受傳統學科限制的特性；當博物館將各式領域知識、觀點共同併置或交錯或匯流其中，可以引發學習者好奇心，引導其「如何」思考、思考「何種」課題，因此更走近真實世界（Graeme K. Talboys, 2004；林潔盈譯）。同理，當博物館執行走讀活動時依博物館的特色、資源為基礎，再走入地方、多元社群之間，使博物館既有的典藏、展示、研究等專業知識有了和不同領域交流協作的機會，也能吸引教育背景或興趣相異的博物館觀眾群。

細數臺博館自 2019 年來開展出的走讀臺灣活動涵括文史、產業文化及生態科學等主題，活動本身具備跨學科內容，亦符合自身提倡自然與人文的多樣性，以及推展臺灣現代性發展脈絡的綜合性博物館定位。以 2020 年「聆聽自然去」²⁵、2021 年「品臺味」²⁶ 為例，前者為芝山文化生態綠園、傷

²⁵ 走讀文本：《搶救寂靜：一個野地錄音師的探索之旅》及《樹上的朋友》、《寂靜山徑的呼喚》；導覽講師：范欽慧（為第一本文本主要作者，後面兩本繪本的文字作者）。實際走讀活動的行前介紹，講師亦納入其製作《夢土》紀錄片時訪問日本千葉縣東京灣附近的行德野鳥保護區與當時臺灣野鳥學會志工的相關影音檔案，藉以呼應走讀地點及主題。

²⁶ 走讀文本：《「台灣菜」的文化史：食物消費中的國家體現》、《臺北歷史地圖散步》、《博物臺灣》；導覽講師：陳玉箴（分別為前面兩本書之作者、合著者）。

鳥救護中心實地探查的走讀活動，規劃目標是出自臺博館向來致力於傳達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理念，講師融合了長期在生態教育及聲音保存議題的關注，促使學員反思外來種、人造聲音入侵自然對生態保存的啟示；後者則以臺博館典藏日本裕仁皇太子「行啟紀念物」的展示為出發點，策畫從大稻埕連接到臺博館鄰近的衡陽路一帶，分別呈現日本時期太平町的酒樓發展、榮町區的日洋混雜食物文化，再輔以廚藝教師示範重現書中所提行啟御宴（大稻埕江山樓負責）菜單上的八寶飯。

上述兩場走讀，使用複數類型的文本、引入多元知識領域，過程中前有引領對現實生活中環境聲音（鳥叫聲、昆蟲鳴叫聲、車水馬龍聲、行人對談喧嘩聲）的察覺能力；後有因走讀講師和廚藝教師在實作階段，針對不同時期選用食材討論，而對不同文化食療觀有初步認識。這些都是一般制式教育、室內展場或靜態閱讀無法即時提供的認知或技能；走讀跨域與知識整合的開放性，對博物館的觀眾而言，也有益於脈絡化學習，不再只是「凝視著藝文館舍中，切離具體時空脈絡的淨化、標本化、聖物化的觀覽對象」（高郁婷、王志弘，2016）。

（三）轉型考驗：從媒介分屬到媒介並存

走讀臺灣計畫邁入第二個年頭的2020年，適逢COVID-19疫情影響，原屬於親臨現場的導覽，開啟了數位活動的新嘗試；線上走讀自有其優劣勢，



圖 11 「品臺味」從臺博館「博物臺灣」常設展展示東宮太子臺灣行啟銀製餐具與御宴菜單為知識探索的觸發點，追溯至日本時期飲食文化，如大型酒樓江山樓的興起（畫面中講師正指出江山樓舊址所在）

以臺博館辦理「出發探險去」²⁷線上走讀舉隅，該場以博物館中的科學繪圖、民族植物為主題，於臺博館臉書直播，走讀路徑為從臺博館南門館「繪自然——博物畫裡的臺灣」展場，再到台北市立植物園。優點在於不受時間地理或次數的限制²⁸、民眾可自行於數位平臺播放或回放影片；另外則是戶外導覽或走讀活動，因屬身體物理性持續移動，需同時兼顧交通路況、行進安全及導覽品質，通常活動規模宜控制於30人以下，然而線上走讀視數位平臺使用條件，參與人次能以倍數往上擴增²⁹。

然而，難免受限線上型態及技術限制而無法進行部分感官實際體驗，如該場次講師在事前場勘和活動前置溝通時，即提及無法如往常台北植物園

²⁷ 走讀文本：《繪自然——博物畫裡的臺灣》、《綠色葛蕾扇：南澳泰雅的民族植物》、《邦查米阿勞：東台灣阿美民族植物》、《婆娑伊那萬：蘭嶼達悟的民族植物》等系列叢書；導覽講師：董景生（為林業試驗所民族系列叢書主要推手、合著者）。

²⁸ 直播日期為2020年5月30日，解說路徑依序為臺博館南門館、台北植物園的文學植物區、荷花池及水生植物、天南星科區、腊葉館、原生植物圓環、民族植物區；當日因應疫情緊繃期間，腊葉館暫停對外開放，但線上走讀使得觀眾仍能隨著直播視角遊覽腊葉館內部和從腊葉館2樓往外眺望早田文藏紀念碑；亦有觀眾於直播影片互動留言：「人在高雄，就如現場參與」。

²⁹ 「出發探險去」直播屬限時觀看影片，統計至2020年11月5日止，觀看次數至少為2,968次以上。



圖 12 翻攝自「出發探險去」線上走讀至民族植物區之直播畫面，講師正解說被各民族廣泛運用的月桃：葉子多用在包裹食物，種子可作藥用，近十幾年來也多了釀製精油或健康食品等用途，並且推薦關於包粽用法可再閱讀《串起莽噶艾——魯凱下三社群民族植物》

官方導覽活動，讓民眾觸摸、試聞現場具特殊香味植物樹葉。補強措施除了講師以口述形容觸感或嗅覺，可搭配其他延伸活動提高觀眾實地自主探索的意願，如臺博館將「出發探險去」產生的影片視為閱讀文本之一，設置為地圖集點任務的其中一關卡³⁰、民眾可藉由遊戲闖關方式自行實地探訪，藉此也鼓勵了民眾反芻線上走讀影片導覽內容。

因 2021 年 COVID-19 疫情三級警戒影響所及，展館、校園多不對外開放或有條件鬆綁³¹，走讀臺灣活動延後或有部分場次變更為線上辦理；臺博館原計畫運用「孩籽——聽種子的故事」³²特展資源，延伸至推廣「植物保種」相關校園辦理手作體驗工作坊，礙於校園開放的不確定性及防疫考量，「玩轉種子」³³手作體驗講座調整為事前寄送手作材料包、線上直播辦理，屏東在地的講師開頭即從

³⁰ 臺博館 2020 年走讀延伸活動「線上走讀任務：臺博館行走行間」採數位地圖走讀任務，以取代實際接觸的紙本地圖與集章活動；搭配活動書單，以書中文字或線上走讀內容為線索，建置具歷史地標或人文景點之數位地圖，以抽獎活動鼓勵自主參與數位地圖的走城探索，拍攝數位地圖所設地點相片後上傳活動網站，讓民眾採取行動認識在地脈絡。

³¹ 臺博館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政策，於 5 月 15 日至 7 月 12 日閉館、7 月 13 日至 10 月 4 日採預約參觀制、各展館導覽服務暫停辦理。大多數學校校園於 7 月 13 日起至 7 月 26 日間仍不開放對外營運、租用、團體活動、聚會等；8 月 17 日至新學期開始前，除戶外操場，其餘校園區域及設施不開放人員使用及進入。

³² 開展時展期原為 2020 年 8 月 10 日至 10 月 31 日，後延展至同年 11 月 28 日。

³³ 走讀延伸講座文本：《孩籽・聽種子的故事》展覽專書；導覽講師：王美又（為墾管處社區解說員，並於多所學校開設苧麻編織、海漂植物種子再利用等手作課程）。



圖 13 翻攝自「線上走讀任務：臺博館行走行間」數位地圖，係搭配活動書單，以書中文字或線上走讀內容為線索，建置具歷史地標或人文景點之數位闖關任務

文本切入，帶領學員瞭解當日手作成童玩的種子「石栗」；並透過開放博物館「孩籽——聽種子的故事」線上展覽，展現人們其實生活在充滿種子的世界；亦透過線上鏡頭展示恆春在地或海灘邊拾起的植物種子、垃圾，以及兩者再結合的藝術創作，使學員能從不同面向認識周遭的種子，以及淨灘環保意識。

和一般基礎教育著重在知識上的增量、成長相比，博物館更傾向知識性的延伸與應用；和學校課堂上相較，博物館所提供的情境、實物和互動體驗等，更能營造激發進一步探索、凸顯個體自主性的

學習環境。「玩轉種子」手作體驗講座，不但有國小學齡學生大方吹響自己完成的鷹哨，且參與該場次學員家長在活動後問卷調查寫道：「主辦單位事後寄了相關電子檔案過來，很貼心的作法，家長也可以重新陪著看資料，再重新嘗試自己做看看；孩子目前小三，自然上到關於植物基本構造，海漂種子學校課程目前沒上到，有機會讓孩子認識這些有特色的種子，進而嘗試做出相關的吊飾」³⁴，足證此場實體加線上走讀延伸講座成功之處，在於引發親子家庭共讀、學員「動手完成」以及持續延伸其他相關嘗試的興趣與熱情。

34 問卷調查填覆者署名「阿棒的爸爸」，問卷填寫時間為2021年11月15日，為該線上手作體驗講座的後兩日。

四、走讀活動的樣貌：觀眾參與的輪廓分析

(一) 從觀眾參與樣貌理解博物館觀眾

文化部 2020 年至 2021 年走讀臺灣活動，原規劃期程多落在世界閱讀日起至 10 月，橫跨暑假期間，但這兩年受 COVID-19 疫情影響而彈性調整，實體活動場次多延期辦理，戶外走讀開放報名名額普遍亦調降至 20 人以下。本小節整理分析參與觀眾報名資訊、問卷調查相關數據³⁵，試以生理性別、年齡分布及活動滿意度分析走讀活動受眾族群組成。

從表 1 得知，走讀臺灣實體活動學員女性與男性（生理性別）比例約為七成與三成，對照至臺博館參訪觀眾女性與男性比例約六成與四成³⁶，可證教育活動參與狀況與博物館參觀狀況未有顯著差距。

檢視兩年走讀活動設定目標對象，2020 年臺博館雖依主題可區分親子家庭、青壯年及樂活族群，但並未有年齡限制之建議；2021 年經評估各場次走

表 1 臺博館走讀臺灣活動實體活動報名資料生理性別群體樣貌

2020 年				2021 年			
女 人次	男 人次	女 占比	男 占比	女 人次	男 人次	女 占比	男 占比
-	-	-	-	14	3	0.82	0.18
15	5	75%	25%	14	4	0.78	0.22
11	6	65%	35%	11	4	0.73	0.27
11	9	55%	45%	13	1	0.93	0.07
14	6	70%	30%	15	8	0.65	0.35
15	5	75%	25%	9	4	0.69	0.31
8	4	67%	33%	6	4	0.60	0.40
15	7	68%	32%	19	3	0.86	0.14
平均值		68%	32%	平均值		76%	24%

註 統計數值取自實體走讀臺灣活動報名資料（含正備取及取消報名），2020 年共 7 場實體活動、2021 年共 8 場實體活動。

³⁵ 臺博館自 2019 年起連年參與文化部「走讀計畫」，惟因承辦人異動、報名資料欄位、問卷設計及發放方式調整等影響，本文相關舉隅、討論及分析以 2020 年及 2021 年辦理之走讀活動為主。

³⁶ 臺博館觀眾滿意度抽樣調查報告：2020 年女性男性占比小數點四捨五入後為 55%、45%；2021 年女性男性小數點四捨五入占比為 60%、40%。採參觀出口發放問卷調查，每一年度抽樣完成有效樣本數至少為 800 份。

讀內容及戶外走讀時間長度，有個別場次分別建議 12、14、16 歲以上報名，可見多數場次目標族群為青少年以外之觀眾族群，惟其中一場設定方向較偏兒少族群的走讀延伸活動（前文所提到之「玩轉種子」），且其實際參與核心觀眾群確實為 20 歲以下兒少（0-10 歲為 22%、11-20 歲為 11%）。

從圖 14 可觀察出這兩年間核心觀眾群之年齡

層，從 41-50 歲（41%）移轉至 51-60 歲（34%），且 61-70 歲族群也有不小幅度的增長³⁸；而 30 歲以下兒童及青少年觀眾合計皆佔 10% 以下，為最少數之觀眾群。但如佐以 2021 年報名資料，報名觀眾群 30 歲以下占比為 15%、31-40 歲為 16%、41-50 歲為 21%、51-60 歲為 24%、61-70 歲為 24%，分佈相對平均，推估臺博館各項規劃走讀路線主題能兼顧不同族群之學習興趣；然實際出席年齡層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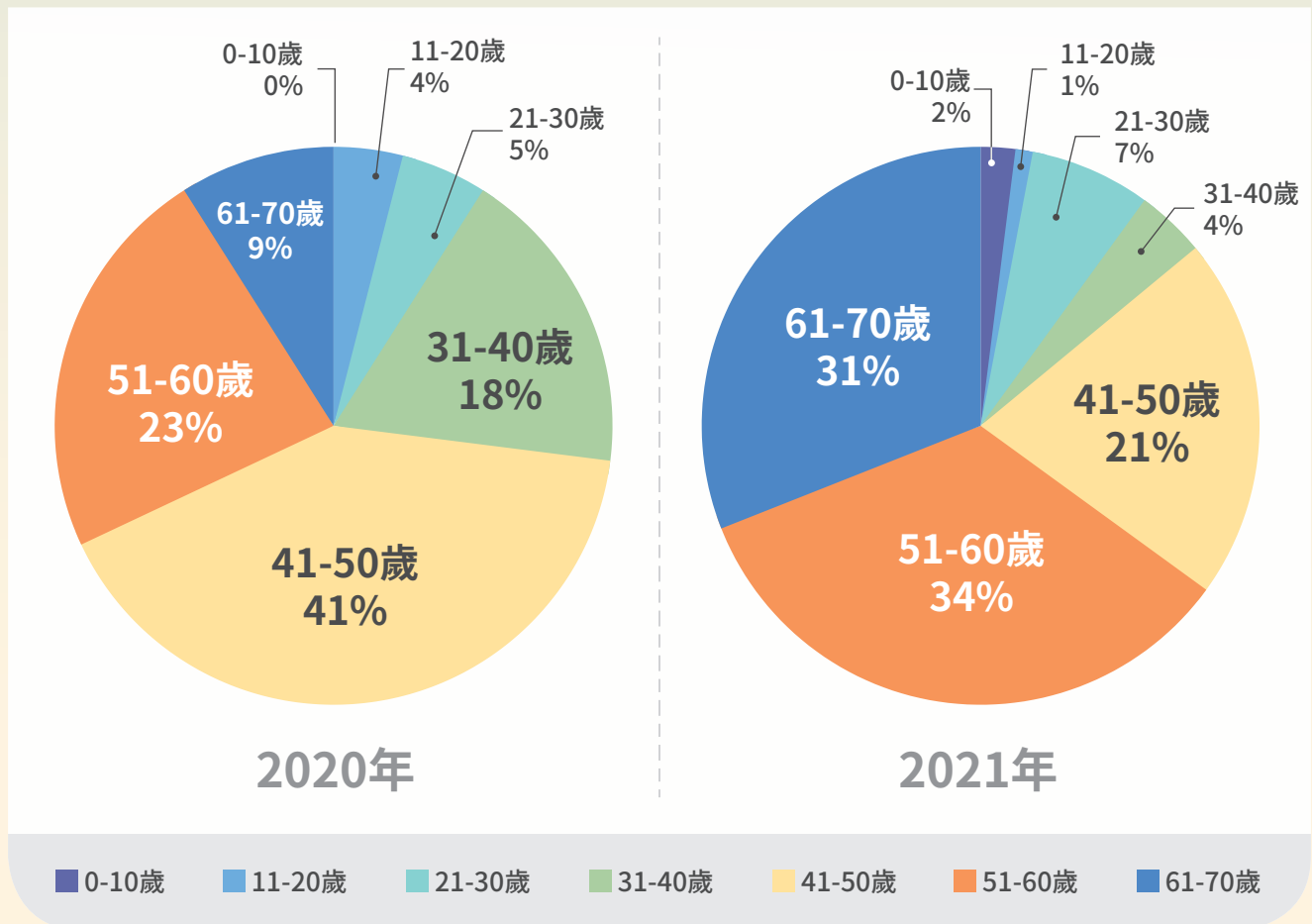


圖 14 臺博館走讀臺灣活動問卷調查年齡層分佈³⁷

³⁷ 臺博館走讀臺灣活動問卷調查採數位問卷，實際回收有效問卷為 22 份；2021 年改以 e-mail 發送填寫網址連結，實際回收有效問卷為 71 份。

³⁸ 臺博館 2021 走讀臺灣活動雖受限疫情延期辦理，並因相關規劃有一半場次實際舉辦在平日，但據單獨統計假日 4 個場次之年齡層比例，41-50 歲為 14%、51-60 歲為 27%、61-70 歲為 33%，仍可觀察出 2021 年 51 歲以上中年觀眾族群有顯著的增長。

卻出現落差，主因可能在於報名資料含備取錄取生及報名取消未到者。無論如何，對照臺博館觀眾滿意度抽樣調查報告，參訪臺博館之觀眾 60 歲以上觀眾為少數³⁹，仍出現明顯差異，推測年齡偏長的觀眾對走讀臺灣這種動態式、具環境脈絡的教育活動，可能具有更強烈的個人學習動機。

(二) 走讀之後的回饋統計

除了上述觀眾基本特質之分析，再依問卷調查關連性行為、滿意度及忠誠度等指標，評估臺博館

走讀臺灣活動之效益。首先，就走讀活動最根本的閱讀風氣推廣而言，2020 年約 68% 觀眾因走讀活動而自發接觸選讀文本（如活動前／後購買書籍或前往圖書館借閱），2021 年有前項行為者則增幅為 75%，據現場觀察也是在這一年開始出現有學員會自攜書籍，以便立即翻閱講師沿途上所提文本資訊，可得知觀眾漸漸地體認到「走讀臺灣」活動的宗旨，並加以實踐。

滿意度部分僅針對整體活動調查，填答選項設定為：非常滿意、滿意、普通、不滿意、非常不滿



圖 15 參與走讀活動的觀眾們最初即懷抱著不同的印象、記憶或是情感前來，活動感想和內化知識也因人而異，但可以確定的是最終共享的經驗不會只侷限於走讀文本之內

³⁹ 臺博館觀眾滿意度抽樣調查報告：2020 年 60 歲以上觀眾占比小數點四捨五入後為 5%；2021 年 60 歲以上觀眾占比小數點四捨五入後為 2%；核心觀眾群皆為 20-29 歲，占比約落在 31%-32%

意 5 個選項。2020 年臺博館走讀臺灣活動前 2 項即為 77% 及 23%；2021 年雖略為下降，分布在前 3 項為 73%、20%、7%，但大致仍維持 93% 以上的正面肯定。至於觀眾忠誠度及對走讀臺灣活動品牌黏著度，則整理走讀觀眾參與(A)臺博館活動和(B)走讀臺灣兩者之頻率，以及(C)再度參加意願，如表 2；其中首次參與臺博館活動的新觀眾占比，從 2019 年 43.5% 一路連年降低為 32%、17%，同時，曾參加過往臺博館歷年辦理的走讀活動占比則逐漸成長，再度參加意願皆高達 97% 以上，以及側面觀察發現有不少「熟面孔」觀眾再次報名參加，綜合

推估走讀活動對新觀眾而言，具有一定引力，並於實際體驗後，產生再次參與的高度意願。

再歸納 2021 年問卷調查開放性選填建議，不少參與民眾的共同意見為希望能持續辦理、增加場次及報名名額；有學員填答反映「請永續經營走讀臺灣活動，臺灣人得好好認識臺灣」的期盼，係為成功建立起「走讀臺灣」的品牌定位，事實上，對博物館本身亦有助於本身培養觀眾群的忠誠度或增加經常性觀眾，如表 3。

表 2 臺博館走讀臺灣活動問卷調查參加頻率及意願

(A). 為第幾次參加臺博館活動？	2020 年	2021 年
第 1 次	32%	17%
2-3 次	36%	15%
4-6 次	9%	27%
6 次以上	9%	37%
來過，但不確定次數	14%	4%
(B). 是否曾參與過臺博館以往走讀活動？	2020 年	2021 年
曾參加 2019 年走讀活動	23%	23%
曾參加 2020 年走讀活動	X	41%
(C). 是否會再參加臺博館辦理之走讀活動？	2020 年	2021 年
非常願意	81.8%	90.1%
願意	18.1%	7%
看活動吸不吸引人	0.1%	2.9%
不願意	-	-
非常不願意	-	-

表 3 臺博館走讀臺灣活動問卷調查活動成效

(A). 我對臺灣文化或臺灣本土出版品有更進一步認識？	2021 年
非常同意	70.4%
同意	29.6%
普通	-
不同意	-
非常不同意	-
(B). 我對臺博館有更進一步認識？	2021 年
非常同意	60.5%
同意	35.2%
普通	4.3%
不同意	-
非常不同意	-
(C). 我將會更有興趣追蹤臺博館的相關訊息？	2021 年
非常同意	78.8%
同意	19.7%
普通	1.5%

註 2019 年走讀活動觀眾為首次參與臺博館活動占 43.5%，參考自該年成果報告書。

五、未完之終曲：讓博物館持續為教育澆花

總結前述走讀臺灣活動的討論，可發現皆從生活周遭出發並強調感官體驗，與民生息息相關細微處之發展脈絡傳承古今，並關懷在地物種、人文風景及土地特色之永續保存，除有助建立臺灣本土歷史文化的認同，亦提供民眾不一樣的博物館經驗，進一步推展與民眾為夥伴的博物館形象，從議題、範疇、主軸等各面向的應用與推廣，皆從臺博館本身內涵出發與收束，臺博館藉由辦理「走讀臺灣」活動，主題路徑可承載土地上共同生活人們的歷史記憶，也可以是認知文化特色的重要媒介，能讓閱

讀不再只是靜態的文本閱讀，而所有活動更呼應並回應「臺灣博物館系統」建構的意義：為百年來歷史見證、亦累積豐富的自然與人文典藏，更以建構國家認同文化及臺灣文化主體為目標，呈現近代生活方式及生命物種面向。

博物館教育推廣活動原本即擅長創發多樣的教育推廣型態，又以情意經驗的學習效果最為顯著，「走讀臺灣」不僅企圖將博物館的專業與品牌價值延伸串連館外世界、以中介角色走入社會與環境脈



圖 16 走讀使得探索世界或閱讀行為的形式更加自由，活動中的每一刻可能都是在真實社會環境下的知識交流、學習的進行式⁴⁰（圖片攝於臺博館走讀活動「育青春」離開臺北科技大學前赴臺博館路上，郭元興 攝）

⁴⁰ 文化部 2021、2022 兩年走讀計畫擔任總企劃師的李明璫認為：走讀是沒有邊界的活動，具有很多可能性，任何「讀」的形式「將這些事情串起來，便能將知識轉化，成為學習的途徑。」編輯者新聞 Eika Huang（2022/5/19）。李明璫：「走讀無所不在、無所不能」 翻閱文本、自由出發，持續探索世界的多元可能。<https://www.theaffairs.com/taiwanwalks2022/>

絡之中、強化參與者與自身文化的連結，並能夠透過創新的模式與型態，進而開拓將學習主權交予觀眾的學習空間，此博物館教育推廣概念初整，可見圖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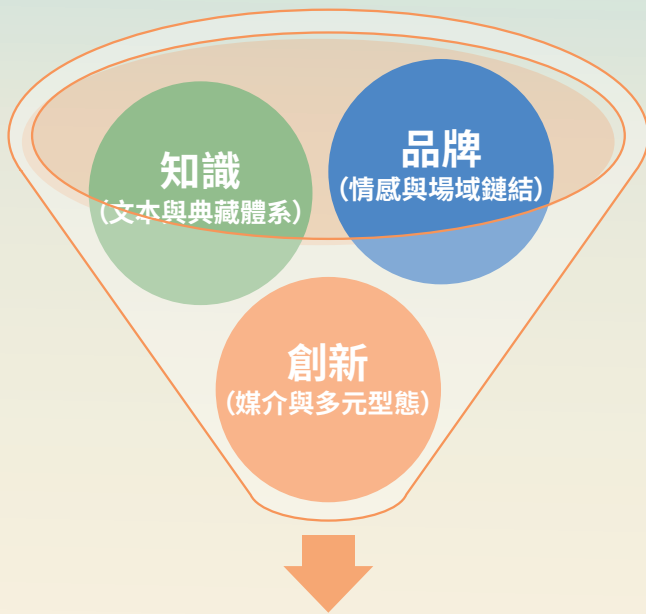


圖 17 參與者與博物館共創的教育價值（本文整理之博物館教育示意圖）

學員陳先生於活動問卷調查分享道：「學習到許多課本上沒有的知識或是傾聽前輩分享的人生經驗等，開闊了我的視野。有寓教於樂的感覺，讓我覺得除了念書之外，我踏到了書本以外的世界，那是更加繽紛且讓人驚豔的！」足見藉由走讀參訪的行為實踐，或是透過經特意設計過的走訪路線，參與者一方面重新檢視心中的地方意象，對本土文化或在地的認同感因此凝聚而茁壯，另一方面地方知識也透過講師、參與者、博物館方之間的交流與激盪，由此能夠活化和持續生成。「走讀臺灣」使得博物館的學習環境趨向動態化及越加複雜，同時也因而展現多樣的可能性，博物館的品牌核心價值與教育主體性並不會因為納入更多的方式或形態而使博物館角色弱化，反而與博物館相連的學習路徑可連綿延展、開枝散葉，並在生長過程中不斷開花結果。

參考文獻

- 王嵩山(2011)。臺灣的博物館與博物館學：導論。博物館與文化，2，1-18。
- 殷寶寧(2012)。大學生博物館經驗初探：以觀眾認同與服務品質為核心。文資學報，7，47-81。
- 高郁婷、王志弘(2016)。徒步導覽——都市文化政治場域與正當化框架。城市學學刊，7(1)，1-32。
- 陳麗淑、宋祚忠、陳思好(2020)。博物館之通用學習成效研究：以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金魚特展為例。博物館與文化，19，3-34。
- 劉銓芝(2021)。文化路徑——臺灣糖業文資的新願景(上)。台糖通訊，148(1)，38-39。
- 劉銓芝(2021)。文化路徑——臺灣糖業文資的新願景(下)。台糖通訊，148(2)，48-50。
- 台北城市散步(2017)。台北城市散步：走過，不路過。奇異果文創。
- 林曉薇(2021)。覓徑：臺灣產業文化路徑序曲。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 Talboys, Graeme K. (2004)。博物館教育人員手冊(林潔盈譯)。五觀藝術管理出版。
- John H. Falk、Lynn D. Dierking (2001)。博物館經驗(林潔盈譯)。五觀藝術管理出版。
- Hein, G. E. (1991). Constructivist Learning Theor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ECA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useum Educators) Conference, Jerusalem Israel (15-22, October, 1991), 1-10.
- Hein, G. E. (2004). John Dewey and Museum Education. Curator: The Museum Journal, 47(4), 413-427.
- Stylianou-Lambert, Theopisti (2010). Re-conceptualizing Museum Audiences: Power, Activity, Responsibility. Visitor Studies, 13(2), 130-144.
- UNESCO Institute for Education (1999). CONFITEA follow-up report to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UNESCO.
- ICOFOM (2010)。博物館學關鍵概念(張婉真譯)。https://icofom.mini.icom.museum/publications/key-concepts-of-museology/